

皇朝經世文編

皇朝經世文編卷二十目錄

吏政六 七 吏

奏陳封疆難以勝任疏

自陳辦事情形疏

覆奏駁案等事疏

與湖北巡撫莊公書

覆兩江制府策公問興革事宜書

上兩江制府黃太保書

請入覲藩臬面奏條陳疏

清釐吏治三事疏

請考覈州縣實政疏

請釐吏治五事疏

復秦小峴廉使論吏弊書

條陳粵西二事上金撫軍

請禁濫調疏

察吏八則

劉世昌

鄂爾泰

魏廷珍

袁枚

袁枚

袁枚

徐元文

柯錫

訥親

張鵬展

周錫溥

于成龍

田從典

謝振定

論驛傳之害

嚴蔽

思過齋記

論詢民情土俗論

論取州縣輿圖繳

取覽否冊

論巡道清查州縣詞訟檄

嚴飭官方以肅功令示

禁絕火耗私派以甦民困示

臨行曉諭

徐文弼

袁枚

法式善

陳宏謀

陳宏謀

賈漢復

陳宏謀

趙申喬

趙申喬

馮 威

皇朝經世文編卷二十

吏治六大吏

善化賀長齡耦庚輯

奏陳封疆難以勝任疏雍正七年

山東布政使費金吾

伏念臣謏劣凡材仰荷

宸眷寄屏藩之重任。歷嵩岱之要區。每以措置未當。自知罪愆孔多。廼蒙

天

言嘉許。欽召赴京。竊喜小臣。或可常依於輦轂。何期

聖意直欲委任以封疆。

恩遇之隆。至矣極矣。微

臣何修。

竊至此。惟有奮勉以荅高渙。何敢暴棄以辜化育。第臣心之報効甚切。而臣力之擔荷難勝。有

不得不直陳於

聖主之前者。夫巡撫總庶務之成。雖案牘較藩司爲稍減。而巡撫統羣僚之職。其董率較

藩司爲倍難。必有經文緯武之才。而具達權通變之識。可決疑於俄頃之際。能審幾於未形之先。任巧幻之來

而中有主宰。知緩急之序。而出之從容。救前人之偏。而不致矯枉過正。補庶事之闕。而不使弊隨法生。持大體

而不爲瑣屑之圖。務遠謀而不計目前之利。苟有益於國。勿存畏首畏尾之心。但無愧於人。勿避招怨招尤

之舉。然後能整頓地方。挽回風俗。練兵籌餉。而餉足兵精。飭吏乂民。而民安吏肅。必如此方可膺封疆之寄。庶

不負

委任之隆。今臣質既迂拘。才復驚鈍。且風聞湖北安徽二省。吏治民風。尙須加意整飭。以臣之愚陋

尤恐難以勝任。在人臣宣力效忠。東西南北。惟

君所使。豈容趨易避難。但必力克仔肩。方於國事有濟。

臣所以自揣而惴惴也。孫國璽來東。約在年底。微臣赴

闕。約在春初。統乞

皇上量臣之才力以授職。

示臣之法守以循行。臣惟有愈殫愚誠。不敢一事苟且塞責。一毫瞻顧因循。以仰報特達之知。逾格之恩。於萬

一耳。

自陳辦事情形疏 雍正四年

鄂爾泰

十月初二日雲南府知府袁安燬到任口傳

聖諭。汝到雲南。下旨與總督鄂爾泰。聞伊不論小事。每辦至

二三天。若是勞瘁時。不是欲報朕恩。反爲負朕矣。嗣後但辦大事。斷不可如此。欽此。臣既捧誦

殊批。復

跪聆

慈訓。感激踴躍。非口所能述。而荷蒙

聖鑒。宛在心目。形之欣悅。重以慶幸。敬繹一德一心之義。

君臣期共勉之之

旨。心動神依。不敢復作三代以下想。臣復何言。實難以自寬也。伏念邊方大事。惟賦與

兵。弼以刑名。期於無壞。凡諸瑣屑。皆所分寄。若使各已就緒。自應持其大綱。示以鎮靜。以馭羣材。今於尙無條
理時。尙不亟加整飭。破其因循。雖託言知體實。無以濟用。況督撫所謂小事。至府縣則爲大事。府縣所謂小事。
至本家本人。則爲莫大之事。稍有疎忽。貽累匪淺。臣每念及此。實不敢少自懈怠。以昧天良。至於墮官守。辱名
器。又其餘事矣。

覆奏駁案等事疏 雍正九年

湖北巡撫魏廷珍

竊臣接到大學士張廷玉蔣廷錫字奉

上諭嚴訓。臣偏執多疑。駁查案件。以致遲延不結。計及米鹽等事。

臣捧讀之下。惶悚無地。敬將各件。爲我

皇上陳之。臣平日遇事。過于拘謹。臣亦自知。屢加改悔。至於偏執

已見。臣則不敢。凡地方應咨應題之件。必須會稿。臣若偏執其非。督臣亦斷不肯會稿。況案件俱上達於

聖主之前。日月照臨之下。豈容偏執。卽如湖北民欠。有查出書役侵蝕者。從前僅私行催追補項。臣於此極言

必參出審追。使以前侵蝕者。力爲完結。則以後之書役。知所懲而不敢侵蝕。所以公同會稿參出。並未有督臣

不會稿。而臣偏執獨行之事。至楚省歷年案件遲延。臣到任後。卽用三催之法。遲則參其官。如遲至二限不結

者卽照例嚴參。將遲延之官革職。畱任在案。如果因臣駁查。至於遲延。臣何能再參以革職。蓋湖北案件。以前幾年拖延不結者。皆因案內牽連督撫司道大員。府縣不能取上司之供。所以甘受參罰。久而不結。臣到任後。已將田關一案審結。將以前巡撫藩司參處。再假印水程一案。又將兩司參出。革職發審。並不敢有瞻顧之處。此二條係臣所自審。俱已題明。至徐聚倫揭武關一案。係督臣與臣會審之件。司中尙未審解。至於駁案。如情節未明。定罪不當。此應駁者。若無情弊。一駁卽可回覆。若駁之卽遲延。不回覆者。皆有弊也。凡有弊之案。多不早審早解。挨至限滿。迫以無可駁之時。日欲朦混結案。一經駁下。又歸遲延於上司。此楚中審案之積弊也。臣已屢加嚴參。無奈積習已久。恐駁出以前之弊端。故有是言。現今假印水程之案。五年不結。其明証也。至地方官歷來求巡撫爲之擔當者。多是不當外結之案。求作外結。以免參罰。或倉庫錢糧求通融支放。除此之外。別無求擔當之處。但此乃是上下通同之積弊。臣則力除之。於應參者必參。錢糧不合例者不支。此所以謂臣不爲之擔當。或因此謂之偏執。然此皆弊也。臣敢不敢與之通同也。至官員議事。應行應止。臣必面爲分晰。不使有疑似之處。蓋地方官卽臣所屬。如有事件。卽可當面問明。又何用臣之疑乎。至山東餉民一件。係上年冬月江邊忽來小船數隻。既非漁人。又不載貨。恐爲匪船。令人探視。其形跡不似匪人。臣故云既非匪船。聽他去罷。不必驅逐。但必查其來歷。及查其來歷。又有自陸路來者。方知爲飢民。遂令武漢兩府查明賑濟。現今陸續委官送回原籍。不誤春耕。至臣衙門。每早開門放水菜時。恐書役傳遞信息。除欠貨物及私添數目字句。俱可暗藏作弊。臣所以將日用菜蔬及書役食米各釘一簿。凡開載明白者。方許買入。每早令一人稽查。此臣所以防其弊。並非臣親身計及於此也。臣見歷來官吏參案。俱是門僕作弊。臣在湖北。故用此法。門僕之弊。庶乎可

查臣蒙

皇上格外洪恩。畀以封疆重任。今年已六十有三。僅生一子。甫及三週。臣之有後。惟望

天恩

保全。夫復何所疑懼。何所瞻顧。一切傳聞。臣過伏望

聖明。時加教訓。有則徹底洗滌。無亦倍加勉力。夙夜

勤惕。策勵駑駘。以仰報

高厚於萬一耳。

與湖北巡撫莊公書

袁枚

古之人非水火。則兵農。弊弊然以天下爲事。非好其名也。適逢其所當爲者耳。巡撫之所當爲。莫如察吏。以安民而立功。垂名不與焉。何也。一吏之不察。必有數十萬人不安者。十吏之不察。必有數千萬人不安者。以數千萬人之未安。而爲巡撫者。方且增倉儲。浚河渠。改棘闌。以爲吾勤大勳。以施于蒸常彝鼎。氓之蚩蚩。笑且詫曰。吾儕朝不保暮。而何儲倉穀爲。吾儕怨氣壅塞。而何通水路爲。目擊士林沮喪。而何修試院爲。宜祝而詛。宜喜而怒。非民之無良也。緩急不稱故也。且此數者。非財不辦。今天下之至不足者。財也。財不足而強爲之。勢必有勸捐勒罰之舉。捐罰一行。而不察之吏。因緣爲姦。然公勇於自信。故違物情而持之愈堅。卒以罰朱聃事受譴。譴亦何足爲公累也。譴而宜。乃累公矣。使公仍在吳。僕未敢言。或六月暫息。又不必言。今幸而忽仆。忽起。曾不終日。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恐公益自信所守。真可以歷夷險。經大故。而不動。從此孤行一意。立功名。愈勇。察吏愈疎。再一失足。不深負遭逢。而爲好已者所戚乎。昔張曲江居憂。奪情秉政。富鄭公居憂。五微不起。公此時不師富公。師張公。必非得已。然卽此可以見天下義理之無窮。而執持之難定也。伏願公先致知。而后誠意。先察吏。而后立功。知果致。則意自誠矣。更果察。則功自立矣。孫興公稱劉尹云。居官無官之事。作事無事之心。宋神宗與韓維論及功名。維曰。聖人功名因事始見。不可先有此心。此二語者。所見俱超。願公察之。許趙兩公。

均。以。公。故。得。罪。今。首。事。者。還。朝。附。和。者。未。起。似。宜。引。罪。辭。位。以。召。復。兩。人。爲。請。在。兩。人。果。君。子。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而。公。居。上。臨。下。之。道。不。如。是。則。心。不。安。日。後。用。人。亦。難。得。力。貧。賤。之。交。蕭。閒。之。筆。故。敢。布。其。腹。心。

覆兩江制府策公問興革事宣書

袁 枚

某。月。日。明。公。公。牒。到。縣。命。將。地。方。應。興。應。革。事。宜。明。析。敷。陳。具。見。大。君。子。尊。主。隆。民。卓。然。有。所。建。立。之。意。枚。伏。念。江。南。州。縣。七。十。有。奇。其。間。剛。柔。異。俗。風。土。異。宜。印。官。爲。所。得。爲。不。必。煩。稱。於。大。府。若。冒。陳。細。事。在。上。爲。侵。官。在。下。爲。塞。責。非。所。以。副。盛。意。也。其。所。應。陳。者。或。同。是。恩。施。而。應。分。緩。急。或。名。爲。成。憲。而。實。可。變。通。或。事。關。全。省。而。非。數。奏。不。爲。功。或。效。在。百。年。而。非。駭。俗。不。能。辦。此。則。責。難。君。子。之。事。明。公。其。有。意。乎。夫。從。古。蠲。租。賜。復。之。恩。未。有。隆。於。本。朝。者。皇。上。登。極。未。久。已。兩。免。天。下。全。租。含。哺。熙。熙。貧。富。共。之。獨。不。免。累。年。積。欠。者。聖。

心。非。有。吝。也。以。爲。蠲。者。上。之。特。恩。稅。者。國。之。正。供。兩。不。相。假。政。體。宜。然。然。積。欠。有。應。徵。者。有。不。應。徵。者。有。雖。應。徵。而。不。能。徵。者。民。欠。吏。侵。此。應。徵。者。也。埤。荒。水。旱。此。不。應。徵。者。也。吏。雖。侵。而。吏。亡。民。雖。欠。而。民。亡。此。雖。應。徵。而。不。能。徵。者。也。今。一。例。徵。之。勢。必。屈。竿。而。行。或。命。後。來。業。戶。爲。前。人。代。償。或。取。現。在。田。廬。將。埤。糧。飛。入。官。雖。逼。認。而。不。能。言。其。理。民。雖。強。認。而。無。以。服。其。心。此。處。似。宜。分。別。詳。勘。奏。請。徵。免。也。與。其。寬。百。萬。應。納。之。稅。以。恩。富。民。孰。若。免。錙。銖。不。應。納。之。稅。以。恩。貧。民。乎。常。平。者。漢。時。良。法。也。東。漢。劉。般。傳。中。已。極。言。其。弊。而。今。更。甚。某。地。登。穀。官。往。買。商。亦。往。買。商。買。而。穀。仍。賤。官。買。而。穀。必。貴。者。何。也。商。東。買。而。西。賣。官。一。買。而。不。出。故。也。當。其。買。時。運。工。若。干。潑。撒。若。干。及。其。貯。也。雀。鼠。耗。之。變。蒸。耗。之。一。縣。貯。三。萬。石。十。縣。便。三。十。萬。石。矣。十。縣。之。地。不。滿。六。七。百。里。而。虛。糜。三。十。萬。石。此。米。貴。之。本。也。及。至。新。穀。已。升。例。應。平。糶。大。府。慮。州。縣。巧。爲。出。脫。一。駁。不。許。再。駁。不。許。或。竟。

許之矣。則又牢守糶三之例。溢米不增。挈其盈餘。上輸司庫。仍發奏定之價。嚴督買補。州縣明知糶易買難。則甯坐視米價翔貴。而姑且貯之以省累。夫錢穀之在民間。猶血脈之在人身也。商賈之在民間。猶氣之行血脈也。氣一日不行。血一日不流。則人病。故愚以爲錢之所在。卽穀之所在也。今之民未聞有抱青峽而餓死者。商之所在。卽倉之所在也。今之商未聞有積死貨而不流通者。爲積貯計。空存穀價於庫。待本地豐收。隨糶隨補。成災時有穀賑。穀無賑。錢於鄰省之撥賑亦然。其輓輸便。故無糶沙糶雜之弊。其除放明。故無升斗侵削之弊。四方之商聞某地之錢多而米少也。雖萬千石往矣。至於糶價盈縮。本無一定。原非公家之利。應交州縣。仍歸原額。不必上輸。如此則錢穀流通。而政體亦得。社倉者。宋時良法也。金華社倉記已極言其弊。而今又甚。社何穀民穀也。爲貧民借者計也。今貧者求借不得。富者不肯借。而必強與之。所以然者。慮借者不償。而社長代償。慮社長不償。而官將代償故也。然則非社長過矣。并非官過矣。是督撫之誤民穀爲官穀。而奏入交代者之過矣。州縣敷衍成例。不得不諛立姓名。申於上曰。某也借。某也還。其實終年屹然存社長之家而已。有若無實若虛。與民何益。而且社長一與官接。費累不支。素封之家。甯賄吏以求免。而里胥知其然也。則又故報多人爲索賄計。是社倉於貧民無角矣。之益。而於富民有邱山之累。故愚以爲鄉閭任恤。非官所強。每一邑中。或應捐應借。應還。或竟不必捐。不必借。不必還。聽州縣自爲區畫。待至災年。然後核其成效。以定課最。所謂良藥期於利濟。不期於古方也。訪漕者。上游剔弊之苦心。不知訪不足以禁弊。而徒生訪之弊。州縣者。命官也。尙疑其非賢而訪之。所遣訪之人。非命官也。何以知其爲賢而信之乎。且也民不畏有形之浮收。而畏無形之勒索。雖極貧者。負粟而來。莫不多帶升合。備耗折之需。今操之已蹙。邇察成羣。風影未來。消息已到。料量掩覆。仍取之民。

從來弊不生於法中。則生於法外。法中之弊易見。而法外之弊難稽。上之所禁者浮收也。不禁其擇米也。其應否。喻。米。雖自言矣。上之所察者斛面也。不察其抑勒也。其誰爲後先。無從察覈矣。於是。有行賄爭先者。有倍價折帛者。有囑紳衿誣誣者。有藉其行李資糧。而號呼於路者。噫。好除弊而不善除弊之效。乃至此乎。故以爲訪官者。宐訪之於平時。而不必專訪之於收漕。察漕者。宐察之於民間。而不必專察之於倉內。王道蕩平。不先逆詐。果有橫征聽民上控。嚴禁抑勒。而寬假於浮收。如是。則大體立。而要領得矣。蝗爲天災。春秋書有蜚。未書捕之之法。晉劉蘭不捕蝗。關中轉豐。唐姚崇始議捕之。而白居易詩中已極言其弊。今督捕之官太多。一蟲甫生。聚官麻集。車馬之所貽藉。兵役之所較轆。委員武弁之所騁驅。上官過往之所供應。無知之蝗食禾而已。有知之蝗先於食官。而終於食民。捕虱而裂其衣。罵鼠而拆其屋。固不如勿捕勿罵之爲愈也。且蝗之捕。果可盡乎。凡所謂捕蝗而蝗盡者。皆欺也。皆待疾風暴雨。而后殲旂者也。聽民自捕。而官不與焉。民間之禾。蝗食者半。存者半。強民分捕。而官督焉。民間之禾。蝗食者盡。蝗不食者亦盡。故愚以爲嗣後捕蝗之法。宐專責有司。不必多差官。弁果匿災耶。自有輿論。果成災耶。自有王章。若因其所小不便。而轉生其所大不便。固不可也。今大府訓州縣。輒曰。爾其察吏乎。勤民乎。除盜乎。故以爲上之所以相詔。與其所以相率者。事事相反也。夫州縣之胥。所恃以剝民者。無他。文檄而已。上官之胥。所恃以剝州縣者。亦無他。文檄而已。無端而取遵依。無端而取冊結。無端而欸式不合。無端而印文不全。此固若輩剔剔之故智。而爲上官者。乃亦不信人而信法。偏好立規條。敦令畧之權。以濟其姦。卽以江邑近年論之。一行版圖順莊。再行保甲循環簿。再行印契之三聯。完糧之版串。再行道府之提比。約正之值月。當其始也。明罰勅法。若不可終日。而意在必行。及其終也。形格勢禁。亦自悔其初。

心而視爲故紙枚愚以爲督撫之使吏治民如使工人之製器也物勒工名以考其成足矣何必爲之製一斤造一削代斷而迫驅之乎又如田主之督佃也予之牛種待其菑穫足矣何必爲之隔疆越界攫其苗而助之長乎遂古以來未有多令而能行多禁而能止者也詩曰誰能烹魚溉之釜鬯言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也荀勗曰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省心上行文書能省尤善其必不能省者挈其最凡月行若干行少則大府之體尊必行則朝廷之法立其在上也官與官共事而不使吏與吏共事其在下也官與民共事而不許吏與民共事捐死法而任生人隋劉炫對楊素之語深可思也左氏有之曰非德莫如勤尙書曰六府三事惟勤勤之益於政也如是今公亦知州縣中有求勤而不得者乎赤繁之地四衝之衝嚴上官之威以及其妻孥子姓以及其僮人別奏若行轅若水驛若厨傳酒漿若關錢雜賜瑣屑繁重而爲大吏者方且盱衡厲色矜矜自持餽餽禾不受餽牲牢不受然而不受之費往往更甚於受者何哉在大府以爲吾既不飲若一勺水矣其所應備之館舍夫馬當無誤也而不知扈從之人所需不遂則毀精舍而汚之鞭人夫而逸之詭程途而誤之入山縣則索魚入水縣則取雉臨行或并其供應之屋幕几帟銀杯象箸而滿載之雖忠直之士亦多齎縮隱忍佯爲不與較之說以自寬而不知爲政之精神已消磨於無益之地矣其在會城者地大民雜事務尤多不知每日參謁之例是何條教天明而往日映而歸坐軍門外聽鼓吹者幾何時投手板者幾何時待音旨之下者幾何時忍渴飢冒寒暑而卒不知其何所爲以爲尊督撫耶至尊者天子而未聞在京百官終日往宮門請安者以爲待訓誨耶一面不謀何訓誨之有而父之教子亦無終朝嚶嚶者及至命下許歸而傳呼者又至不曰堂廡瓦漏則曰射堂須圻不曰大府宴客則曰行香何所略一停候一簪書則漏鑿鑿下矣雖兼人之勇

其尙能課農桑而理獄訟哉。不知當其雜坐戲謔。欠申假寐之時。卽鄉城老幼毀肢折體而待訴之時也。當其修垣轍治供具之時。卽胥吏舞文匿案而逞權之時也。朝廷設州縣。果爲督撫作奴耶。抑爲民作爹耶。清夜自思。旣自愧又自笑也。故以爲國家設佐貳丞尉。本屬閒曹。一切雜徭。安委辦治。使州縣得盡心民事。如此而田野不闢。獄訟不理者。安亟亟効去。以讓賢路。除盜之法。自當責成捕役。然庶民在官。久無下士之祿。吏胥分潤良民。猶之可也。捕役之財。取之盜賊。取其財而捕之。無是理也。而大府一行提比。則來往有需。經承有需。行杖者有需。彼方跼蹐足供。張之不暇。而何暇禽盜。且以忠恕之道待捕役。勢有不得不取盜財者。就江邑論之。額設捕三十。法當領八十金。以八十金養三十捕。每名約得二金有奇。而其所謂二金者。制府之鳴鉦者分焉。揚旗者分焉。巡道之擊柝而張繖者分焉。名下之白役又分焉。其足不足。尙待問哉。及至詣府受遣。踐更遞換。莫不鮮衣肥體。稱娖而前。遞解軍流。莫不器械資糧。犁然具備。思其所以謀生。所以應官。與其所以甘心敲朴之故。而不禁心寒髮指矣。雖然。彼養盜者名捕也。能養之。必能擒之。今之充捕者。乞丐類也。不能養盜。而盜亦不屑供養之。然則何以自給。曰。賴朝廷有樂戶。捕博宰牛等禁。彼取月例嚇飛錢。以度其日。而攘獄過訟。以及爲盜囚者。亦間有之。彼之所藏身立命者。仍在朝廷禁令之中。然則禁者何以禁。而令者又何以令乎。故以爲欲擒盜。安先養捕。將嚴罰。安先重賞。嗣後請核縣庫司庫一切贓罰閒欸。合計若干。增爲稟假。充爲賞費。俾此輩守法度於平時。買細作於臨事。則路不拾遺。非難事也。天下人才。本於學校。學校之設。多在州縣。選士學臣。一過便已。造士校官。率多類廢。與士相親。非州縣而誰。今執州縣問曰。爾所治某士賢。某士不肖。大率不知也。其所知者。非巨紳卽大賈而已。其病亦自上率之也。州縣進見大吏。無問文風士習者。上有不好下。必有甚焉。

者矣。且夫國家武學之設。似可省也。天下之民。秀者爲文。勇者爲武。其勇者既有兵丁行伍收而用之矣。其秀者又有膠庠生貢收而用之矣。國家養兵業已多費。復爲之設武學。而三年一大比焉。糜各省錢糧萬計。其所得者。多非文非武之人。臨試則習詠張具。變韃。平時棄之。倚符。臨張一邑之中。破敗者十之六七。大抵武勇之人。無所拘束。則必橫行。兵之不敢橫行者。訓練多而誓約衆也。武生卽兵類也。督學遠教職卑。其誰訓練約束之。按武舉始於武后。武學始於宋紹興。本屬權宜之制。公盡題革此科。以其費爲各省養士養兵之用。未嘗非盛舉也。凡上數條。明知日不增燭。費有餘光。然春雷既聲。百蟲難嘿。亦尙有明知不能強公。而又不肯不告者。則莫如用人。夫用人何以不能強也。以苟令之明而失之嚴象。以諸葛之明而失之馬謖。公羊曰。聽遠者聞其疾。不聞其舒。望遠者察其形。不察其貌。此之謂也。然察要亦有可言者。大凡居高位者。能識同體之善。而忘異量之美。故使人得以揣合倖進。願明公起而矯之。己高明則必加意於沉潛之士。己厚重則必寬容夫偏儻之人。己苛察則不可輕信。譚言已靜鎮則不可竟無耳目。己不媚天子而後能覺人之諂諛。己能力追古人而後能識人之庸俗。病百姓者雖小必誅。誤頓遞者雖大必赦。工獻納者雖敏非才。味是非者雖廉實。鑿黃不同術而同歸於治。周來不同虐而同歸於亂。要在觀其大節之所在。而審其性情之眞而已。枚所見如是。未必皆當。然於大君子之前。布露所畜。或不以人廢而采其言。或卽以言觀而知其人。幸甚。

上兩江制府黃太保書

袁枚

嘗聞天子有諍臣。而不聞督撫有諍吏者。何也。蓋忤天子旨。雖得罪。而所以被罪之故。天下共知。好名之士。或優爲之忤。督撫無意。督撫不能以忤意罪之。必撫別事。方登白簡。雖得罪。而所以被罪之故。天下不知。好名之士。

亦不肯爲。況以明公之威重。視天下才。若踞泰岱而臨邱陵。較靜尋常督撫。更有難焉。然校一乞病吏耳。公獨勤勤咨詢。豈非知其難。而欲聞所未聞耶。伏見公撫甘肅時。上命公提兵勦邊。公毅然不動。封還詔書。卒

至邊民大安。此公之以識量抗

天子也。鄂西林當國。人多目懾之。公以一總兵官。獨不爲屈。此公之以氣

節抗宰相也。夫公之識量氣節。能抗

天子宰相。而人之進言。乃不敢抗一制府。此亦公所深悲。而日以已

之所能者。望天下也。然則公來江南三年矣。未嘗黷黷毛鷄。而民怨未嘗彈劾。貶竄而官愁。未嘗偏聽喜事。而武弁放紛。未嘗鬻獄賣爵。而幕府受謗。是誠何故哉。夫本無愛民憂國之心。而悖於行事。以傳於此名者。勢之無可奈何者也。實有愛民憂國之心。而忘其流弊。以傳於此名者。事之立可改移。而豪傑旁觀之所深惜者也。竊以爲大臣之弊。有識可以得小人。不可以得君子者。有威可以治邊防。不可以治中土者。有察事明於遠而暗於近。敬君知其小而忘其大者。是數者。不可不察也。夫黜陟賞罰。先王治世之大權也。先王有治世之大權。足以制天下矣。然必推心置腹。以要之。笙簧酒醴。以文之。委曲繁重。若是者何哉。孔子曰。賢者避色。孟子曰。禮貌衰則去之。古之君子。雖君父前。尙爭此區區者。以爲重其身而後道可行也。況同食天祿。同供天位者乎。夫南面而臨。能薦人。能劾人。此天子之所託於督撫者。若夫剔剔之。奴叱之。斜睨而唾涕之。此非天子所託於督撫者也。在公以爲不輕劾一官。不輕誅一吏。惟於聲音笑貌。故爲峻厲。使人憚而不敢爲非。殊不知彼小人耶。効之非刻而學之何足。以爲懲彼君子耶。薦之非恩而慢之徒足。以爲怪。天下固有受千金而不感。得一言而馳驅者。又有見微色而深恥。受刑罰而恬然者。人之不齊。或相什百。或相千萬。故先王以禮貌待君子。以爵賞勦中才。以刑戮加小人。猶懼勿給也。明公乃欲以區區之聲色。取天下之智愚賢不肖。而一例陶鎔之。先推之

於廉恥以外而後置之於腹心以內。不已過乎。一切大府出巡。舟車厨傳之飾。僚采入謁。轡折趨拜之爲。皆吏治之末節。臧獲之能事也。人之精神。必無兩用。惴惴無華者。必不能供張儲待。奔走捷給者。必不能愷悌宜民。公之獎許。往往在彼而不在此。故曰。可以得小人。不可以得君子也。公治西川。又治甘肅。皆邊地也。苗夷相隣。機貴神速。故耳目宜周。蠶下將校。纖悉必報。非得已也。若南民柔弱。無所用之。明公偵事。委之武弁。武弁受委。託之兵丁。此輩不知是非。實固有賞。虛亦無罪。朝覲一投。暮符立下。東馳西突。所在騷騷。在公以爲仍付有司。鞠訊。然後裁之以法。當無頗戾。不知督撫之威。有雷霆萬鈞之勢。從空而下。訊詳拘解。逐層核轉。縱或深明無罪。立釋拘繫。而彼訪之人。已棄產破家而不可救。萬一委訊之官。人本傾危。以有事爲榮。以深文爲技。妄控揣公意。張口輒曰。大人詎察。甯有誤哉。其幕客亦曰。縱十事九虛。亦須坐實一二。爲制府光顏。在公澄剔之苦心。爲小人迎合之捷徑。豈不可惜。夫州縣屈法。有公可申訴也。公屈法。誰北走長安以申訴乎。而兵丁者。習慣於刺探經營。於恫喝勢必相引爲曹。挾持有司。文武交惡。詩曰。無縱詭隨。以謹憚愾。又曰。無易由言。言不可逝矣。言誤聽詭隨之言。政令一發。便不可挽。故曰。可以治邊防。不可以治中土也。遠莫遠於僚采之家庭。近莫近於明公之左右。今屬吏第詬許。公能知之。文牒宣揚。及至衙前之散從。養馬之健兒。諛詞不法。而公不知。所過州縣。掉臂叫呼。在公不過一榻之安。一飯之適。而乘高勢而爲邪者。如雲而起。易稱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言自治貴嚴也。今反其道而爲之。故曰。公之察事。明於遠而暗於近也。上南巡。所治橋梁山川。原許開除。正供不必門徵戶罰。況詔書重疊。惟恐累民。而公故欲反之以爲心知微旨。君行制而臣行意。非所以待堯舜也。公之言曰。南民狡獪。無忠愛之心。故一大創之。不知忠愛者。民之油然自生者也。非可以威力取也。今聞紳

士設綵棚經壇公聽之可止之亦可乃嚴拘爲首將置之法及紳士懼而星散又大逆公意而牽持洵公之心以爲彼紳士者當捆載而來爲有司者當拒絕而去陰用其費而陽不受其名然後上不知而其道兩便也然紳士既欲獻媚於上必不肯捐資於無名之地

上尚不肯累百姓又豈肯加罪於獻媚之人此理之易明者也彼納手旁坐而禍至醜錢効忠而禍又至進退倭倭其能無怨乎古人先庚先甲革言三就皆所以帥民趨事也公於迎鑾大典而無匪怒伊敦之思故曰公之敬君知其小而忘其大也以上四者皆公之過而無人敢言者也枚之意公當行者蓋不在是焉其一日遵定制以肅官方夫屬吏見督撫會典甚明府以上法不當跪道州縣以上法不當自唱名先王制州縣卑其職而不卑其禮者何也卑其職所以使民親也不卑其禮所以防民輕也公何不體此意敬士尊賢其不法者劾之不使跪拜營求而得免曰爾固得罪於天子百姓也非得罪於我也其賢者薦之亦不使感恩曰爾固有益於天子百姓也非有益於我也如是則正人出人才得矣其一日總大綱以扶政體朝廷官職各有攸司丞尉之權縣不可侵州縣之權府不可侵苟非其人皆劾去之官果冗濫奏裁之禮尊不親小事卑不尸大功今宰牛捕博之事動煩公訪過矣枚聞雷霆之威不輕擊人然一旦廼廼而下未有能跪而求免者公之訪漕也檄張七縣及其終也不劾一官使七縣不當訪而訪爲失明矣當劾而不劾爲失刑矣疑者曰是何若蒿火之暴怒而無繼也詰者曰是公之用詐也公明知七縣漕政之不善而利其多費以辦供張恐其不噫意也故威脅之又恐御史之糾之也故先爲訪案以待奏對地少非真欲剔其姦也在公未必有此意而形跡固已如是可不戒哉其一日遠僉壬以停羅織夫官之爭名猶商之爭利也善爲商者不居奇貨則物價不騰人心亦靜不善爲商者挾奇邪譎觚以來則街巷聚觀矣

公一則曰振作。再則曰鋒利。於是在位者莫不嚴乎如有怠色。兩袂高蹶而張之曰。某賦功。某屬役。某熏一豪。某速一訟。及考其實。雖尋常簿書。尙茫如也。要知事果當爲。君子雖日行數百端。必不肯煩縻於上以炫其才。今之事未行而言先至者。公亦可知其故矣。有事然後可藉端求見。求見然後有言可陳。有言可陳然後有恩可冀。其同寅僚友。往往互相攻發。以求見悅於公。而代其位。又憚公之明而難欺也。故司馬謀太守之位。必假別駕以擠之。縣丞謀縣之位。必假簿尉以擠之。何也使公之不疑也。然公之不疑。而去其一用其一。則因已墮其術中而不悟。樹荆棘者。徒受其刺。樹桃李者。終飲其甘。舉錯之間。故宜慎也。其一曰。去權衡而歸至誠。公之吁衡風色。呵官吏而忤朝貴者。豈公之性哉。蓋公之術也。從來英明之君。惡人沾名。尤惡人立黨。上之英明冠百代者也。公知之深矣。務在孤行一意。時時爲率作興事。毫無顧忌之狀。使官民詛我譽我。而我之不好名也明矣。內而九卿六曹。外而撫司提鎮。從不以寒暄相接。使人人矚目相視。齊其口。都無好語。則我之絕攀援而無黨也。又明矣。縱有過失。難免彈射。而一託之於招怨有素。使上若曰。黃某者。孤立之臣也。彼只知有君耳。愚民憎之。同列忌之。是甯足相排箝耶。愈毀之。乃益所以深譽之。久而人人知其毀之無益。則亦不復有以蜚語上聞者矣。古大臣則不然。不求名。亦不避名。不與人爲同。亦不與人爲異。公何不勉而進焉。伏念公官宮保尙書。子作監司。年屆六旬。受國之恩。可爲極矣。人臣之榮。可謂至矣。自此以往。雖爵上公。加褒服於公。亦何加增哉。惟願公聲名流千萬歲。損讓於古大臣間。而不以挾術固寵自足。則於枚所傾盡陳說者。或不無采取焉。死罪死罪。